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備忘集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陳化龍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陳木

謄錄監生臣李斯寬

備忘集卷二

明 海瑞 撰

序

賀貳守陳後溪榮奬序

國家建官正佐僚屬一取虞廷寅協和衷之義惟其人亦惟其備流弊至今下諂上抗長官稍得專行其志貳佐僚屬則唐人所云漫不可否事余不負丞而丞負余

府之貳縣之丞無以異也撫按藩臬顓制於上貳佐既與府正員惟命是聽同之而貳佐又復制於其守士生斯世不幸而不得為長欲行其志難矣神而通之存乎其人其為功其取效又反有出於正員之上者後溪陳侯貳瓊郡計令七載雖未嘗以同寅協恭之道過望於人亦未嘗以靖共爾位之義自廢於己握篆視事七載中數居其半侯亦惟盡其在我而已矣民情多爭喜訟府縣事大槩互聽功居他事十之九侯非訖於威惟訖

於貨惟明惟斷民好民惡曲中其情爭於野者望訟於
侯丁口徭賦諸出納令出而施事至而酌惟侯所定民
則安之其他不然侯何以得此於民哉侯有淡泊養心
之功是以得之爲明通公溥之用侯昔與予官浙同爲
令繼晉建水州太守侍御劉紫山至今以年例不及章
薦爲恨建水廉平之聲視永康無異侯既明且平侯之
介實爲之且侯之節又非可以易時易事鮮克有終侯
之者瓊去京師萬里而遙珠厓虛名至今爲梗即侯所

代亦既以得利致富雄閭里矣有風聲氣習而侯不染
民之來者不能拒侯聽訟多於他人百鍰之入若可利
矣大者月報上聞事情可恕其小者與民宥之不為公
斂怨不於已充槖七載一日惟介惟明惟公惟德於民
之中侯之政則然也獄訟者不之他而之侯謳歌者不
謳歌他而謳歌侯夫豈一時一事違道干譽偶然之故
哉侯兼理海防事有主之至今迄無成績然即其不已
於行之心小有警聞興言出宿而民已信其為禦災捍

患之大矣何也民之信於侯者深也詩云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我侯以之其事功其取效先後正員有過於侯哉代巡燕山楊公復命有日大計粤東羣吏之治馳檄奬侯其語曰器宇沖和才猷練達海上隄防惟謹郡中惠愛尤多歷仕已經六年操持有如一日視士民輿議予所聞知無異一時州縣屬教範於侯循例乞言以張其美予懇辭不得次第言之諸君曰惟廉惟明惟公惟斷勤慎兼之居官之道無越於此矣侯課應得章

薦不然而人無憾焉公道尚有明也諸君信予不為佞予亦信諸君不我欺遂書以賀

賀大尹趙三山榮奬序

有仕於此承上交下動見尤怨誚之曰時勢之不可宜者非也夫士患無萬物一體之心爾萬物一體之心人皆有之以我之心將無不協之心衆人之母解衣推食無逆於人不必言矣大而刑罪之加小而呵譴之及風雨霜露莫非同人於道意也同人於道有不得於人者

乎孟子曰以善服人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三山趙君令瓊令日月計三季代巡楊燕山公不及章薦馳檄奬之三尹張子奉文行事揖予乞一言以張其美先無是例而張子心欲之二百年來無令尹言之不可以己也夫三尹與丞同稱佐貳韓退之所云漫不可否事惟長官之為聽令日體貌大都然也三山縣百務一以家有長兄無二上自與宜乎同寅協恭之意微噂沓背憎之風熾也乃三尹惓惓然道三山美

不啻口出葢三山誓不貪泉改心帝命三十六字養之既有素矣志在厚民生民服化從義日辭訟中哀哀赤子呼究案前不忍舍之而曰別為一教道也因彼競爭諭之禮義由慰日勤罔不勸且戒於農桑風化日諄諄焉實心實政細大兼舉俗吏視迂濶事三山直前為之此何心哉萬物一體之仁不得而已也百蠹攸除百利與興見之日行莫非萬物一體之仁葢由當之中藏莫非萬物一體之義不獲乎上竟之上之人與其共不獲

乎下竟之下之人仰其澤儕友同歸於道以弟稱不俗道厚士隆士於義不於私諸士子喁喁以愷悌頌張尹大道為公淵源有自家聲見於是矣而實則三山心感心使之也面謀象恭不如是也然則曰難乎免於今之世矣不已之求而人之責其得為論心之當也哉雖然三山政尚節氣言沖和尚減分數天地萬物吾一體有得於光明正大之功無得於和融渾純之用大之似矣而未始融之也入人心則如此矣又此而上其為感將

如之何三山勉之哉天地萬物為一體仁道也成己治人道無上於是矣書之復張三尹意為三山賀勉

賀李東城榮奬序

今世官於其地者治下人往往粉飾詞說借貴人為文架無為有增細以巨裂絲書其言進諛之風行而天下無公議矣事之可以已其一也然亦有出於人心之公情不容已者出於公則不出於諛或德在人心遠邇同及或饑食渴飲臨深為高目前之功身後千百禩之澤

大小不同德之不忘於人一也且頌德之中監戒存焉益於其人因以益於其民情在是義又有大焉予於東城李君見之言之不可以已東城隆慶六年冬任臨高縣代巡楊燕山信東城初政循例獎之時未及期月也耆老王廷器吳應第等造予徵言為賀其言曰臨稱富饒邑先後令以富饒利之令日之臨又一臨而非昔日矣我國家官民財法有界限官自為官俸禄柴馬民自為民蓋藏衣粟柴馬俸禄外毫髪屬民枉法不枉法其

為贓一也贓在官者法無赦令也不然我民日就朘削見促生不見甦息盡由於此郡有守邑有令聖天子以牧養寄之如保赤子義也設官分職不為不多有以其子視其民者乎見尹而戚天下然也而臨遠方為甚東城李侯百有為為民為之惟徭賦惟出納聽斷視若切己事一有不協恫瘝在身一朝夕不能安也燕山之獘侯曰胥攢造冊籍為之一清增城垣捍禦為之永賴侯心無不盡之心事無不宜於民之事燕山之所未及知

者事視城冊大率相等埒民頌其才去冬計令期月日
矣暮夜入衙未之有聞也審冊不言常例聽訟不入鍰
金民予其節居官之道清慎勤三者東城兼而有之邑
人有樂利之歡念東城為樂利之德然則是贈也得非
情不可已出於公不為諛者乎二老又即先後尹比方
令日曰其人往矣政聲織跡播人心口若今日事侯與
先賢列難其人而令有之解倒懸就衽席民之不能忘
也癉其惡而章其善二老之言凜凜然監戒存焉常目

在之如臨師保祼於其人因以祼於其民誠在是矣情在是義又有大馬詩云高朗令終令終有俶用是予其請書之緜以為賀

贈東梧馬侯榮奬序

聖天子日為天下求才官惟其備矣事不立於天下者才之不足於天下哉古人言才於德令人舍去本心別自為才以不才言才應天子還治其人之身不於其人之道天下坐是為害甚矣哉世習之謬道術為裂而中

流之砥難乎其人矣隆慶三年秋予自北歸海上鄉人口有東梧侯之譽謂侯秋毫無染鈎鉅操切機事可用而侯不為與侯之德又若不滿於侯之才予心異之然猶未卜侯中心之願何如也今既四載於兹矣所得於侯月旦評侯得聞之者日詳日益有驗乃知侯獨見本心不狃於俗立異於一時求名於一事非所以言侯也明心見性令天下士動闢佛老日流於機械變詐而莫之反純白不備神生不定又佛老之所羞稱陋之而不

為者侯先立其大獨認本心與俗見迥異人誤以無用於世認之侯涖事臨民應於其心有規為有揮霍講信修睦息民爭而不示之偽則佛老之心而吾儒家法也內藏其渾純真一之體而外不失其因應變化之用至誠臨下潔已格物古先聖王合內通外紀綱造化經理人物有其心不背於用侯庶幾焉居今之世有人如侯者其可以易而得之也哉天地萬物性分足焉舉此措之天下之事畢矣詩云誰將西歸懷之好音予嘗欲侯

擴充分量以盡其才持侯本真破天下偽應天子求才意歸老山林獎侯而進之未能也燕山楊公奉命旌侯知侯之才未盡於侯之德用因學師生請徵顯闡幽為侯贈且以堅侯復古之念云

壽顧母何氏八十三序

天地間和氣致祥乖氣為異此理之必然也然和氣孰為大曰孝於親為大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即此和順之心洞然八荒皆在我闥一和之所感名而天下之能

事畢矣嘗以弘宇顧君家庭事觀之其和氣之大萃於一門者乎弘宇母何氏相夫事姑克盡婦道先自益和於身矣天地間和氣之祥固有事適其幸心迹竝之其不然則惟心之和而迹不與焉何也心可以言和心不必於其迹迹亦可以言和而不能以兼乎其心也韓昌黎謂歐陽詹生捨朝夕之養而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於是為父母榮雖其父母之心亦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心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心樂也太孺人始

就建安之養母和於上子和於下不必言矣先官浙庠令澄邑令子宦遊數千里外母留安成乖違若無甚於此矣然太孺人願子道濟四方不願子為兒女溫凊膝下毋剥民毋利已上無負君下無負學毋以老婦為念之訓顧君朝朝夕夕周旋以之視無形聽無聲恍若母氏日臨在上已身日侍母氏之旁若是慈訓和順興焉用為澄民一邑之利有子如此母心誠不能無快於是也古稱父母俱存俯仰不愧為君子三樂之要心契心

感融融洩洩雖隔千萬里外如日見之矣天下之和有大於是者乎澄邑士民僚屬謂弘宇君為祥於兹有自來矣萬歷甲戌春正九日太孺人八十三誕辰也先期乞予言以紀一時之盛予母太恭人今八十四一則以喜一則以懼聞言不覺色動平治天下舍我其誰孟子之志未能或之先矣所養所發不過守先王之道出弟入孝以待後之學者親親長長而天下平道無越於是矣予日侍老母與顧君同衰病林泉無復為天下念風

自火出容保無疆舉於顧君屬之用是半軒父嚴州教
授祖後先繼美伍祖姑家有嚴君奕葉顧氏長發其祥
無庸及也正月之吉為此春酒數千里毋子意特書其
一時之和為眉壽介云

贈顧肖坡榮奬序

昔李平廖立諸葛武侯論法廢之終身垂念武侯没世
如在素有恩貸及已者不至是也武侯何以得此於人
哉習鑿齒謂武侯水鑑無私觀武侯者蓋不必求之恢

復之心開濟之業即武侯之不忘於人者而武侯王佐之才盡之矣天下凡章程號令或可以聲音笑貌為於一時以心感心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者不可强也肖坡顧君以隆慶六年冬尹文昌閲月即有興工築城之役張生世望以别丁糧爭不得於尹土築二月完工一時撫按司道以城工信肖坡初政交奬之人心同然張生一旦將郡邑士夫意乞予言為贈夫三代而下人心私憾攻訐愛憎毁譽有言而不足為言之信久矣張

生日肖坡毫髮於民無染百應迎刃而解庖丁新發於
硎不是過也惟性氣高急興築事用法惟峻民不可與
慮始如是爾過此則慈祥愷悌沛然如初政矣庭無留
事民享深仁貌肖坡心政不一而足大都不出廉明且
斷三者與予所聞知及諸士夫意無異成陽君窮處於
齊秦太后為弟魏冄計收窮侴心王聽之卒之五國之
成賴以不廢七雄時事務成功尚權變不足道也肖坡
氣剛守定土築豪弱無異清改南溪買犢飛詭百凡抑

强扶弱豪家羣然撓之不恤也强項破柱則有素矣寧曰一介儒生能持口舌短長遷擢利不利因之破吏岸押闒謬恭敬得其心耶肖坡不然也張君讀書為儒不然也大抵肖坡之得此於生有本焉武侯有淡泊寧静之學是以有李平廖立之感李平廖立之感於其心不於其事也以心感心是以能終武侯終其身不忘其德生之誦尹必曰秋毫無犯秋毫無犯然則肖坡之心服於生謂不有由哉乾陽坎水相背而行遂有天淵之隔

肎坡需有孚張生復即命安貞其大則顧君之仁一邑之人有永賴焉言之不可以已用是書其事以為贈

贈顧弘宇榮奬序

曽子謂君子愛人以德細人之愛人以姑息華晥之簀有取於大夫之言無取於旦易之說石猶生我疢之美者其毒滋多君子之愛人君子之自愛道盖如此弘宇顧君以鄉薦繼改令澄邑僅期代廵撫山楊公馳檄奬之謂弘宇能於其官也耆民某某等循例乞言以贈仁

養義教所以稱說弘宇君不一而足澄民有言弘宇君則誠無愧於今日之令矣宋儒謂伊吕之道得一縣亦可小試言君相父母天下守令父母一區大小不同其責一也一人有罪我陷之一人饑寒我饑寒之是其可以易稱也哉况今天下士舍其行道行志之義幸應舉為家圖慶得官為己利曰要做官則不得不隨此俗套聖賢入官之道即一日也做不得官借口事之無害於義從俗可也吁今之所謂從俗寧古之所謂從俗哉士

而入官舉止語默動與民關舉止語默動為民累其事其心蓋不止於未仕之前失己而已而於人無與焉者也柴馬俸禄外以一毫充己用以一毫市己私不免即此一毫為親民殃門皂胥吏外以一人充己役以一人市己私不免即此一人為部民害僅一人一毫已非居官之正仁民之道矣况日積一毫積一毫成千百毫積一人成千萬人哉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治岐之政天下無有也古今無有也且以如傷為視下視

政不及一二者視之又當何如聖賢之道因人自考方人有言居吾身自方之半令也是非倒置其間自以為是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借六藝文姦言亂正失真何可勝紀聽之使人眩瞀出入反不若信吾本心之真信我聖賢之道之為得也荆公執拗謂人言不足恤居令之世當有取焉弘宇君志出伊吕之上小試澄邑方以行志為幸予亦幸聖賢之道率是有明於令也文王視民望道姬旦遜碩膚而不居弘宇君其法焉東萊謂狼

暉之烈豈僕僕乞憐而求人之譽者哉予於顧君亦云
用是澄民之言未遽及也君子愛人以德特書其可規
者以為贈焉

賀兵憲見庵陳公榮膺三朝錫命序

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所敬者寡所悅者衆我祖
宗因之萬懕初天子率祖攸行嘉惠寓内爰命内外臣
工得封父母如已官而及其配先時黜陟幽明大計羣
吏其無功德忝官常不遂其媾者不與也見庵陳公至

是蓋榮膺三朝之命矣公世閩長樂人封君太夫人又奉璽書峨豸曳繡族戚稱觴以慶國人遂為見庵公榮之衞指揮某某曰以其事為予誦祈言以賀予惟士君子立身天地間孰不欲其親偕老一時金章紫綬荷天寵光也哉顧德不足以使媚於天子因之我不足以悦於其親裕後昭先孝子不匱己則然也公由進士服官所至有聞于人嘗閲李三州初稿所為贈公之文公平生行業恍如見之公能於其官不待今日之賛矣令終

有假其亮功熙載休揚於世以顯父母有可為公言者東坡氏謂才滿於天下而事不立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氣也氣之所加無大無小無往不濟茲公兵備我瓊入境之初正冠茵難行之際恃撫而驕禍機叵測人衆以此覯公然尚以秀才官虛文無膽千人一律疑公也公叱咤間羣豪喪膽俯首約束置洶洶水火之人而措之衽席之上公何以得此稱異於人哉人徒以其見畏冠如虎公以其才其氣已大物小不見其為虎也天下

而無大事也天下而有大事非其氣之過人者誰則辦之詩云孝德引翼四方為則然則公之所以荷總百禄顯揚其親以承王休率此措之内則慊心外無掩襲其所及寧可涯哉國人數其事而稱之如革僉壯丁官當驛傳丁糧民壯反初日之不均者與民均之民之利也予獨區區於海酋之事言之其大也率海之濵衞所布列冠無畏焉氣不足以守其才坐是為累若公所為鮮不為則矣用是書之以為賀

贈養齋蔡太守撫黎序

自國初至今言官瓊者必以治黎人為一急事然卒未有以得黎人之治者孟子曰至誠而不動未之有也龔遂得之以安渤海張綱得之以說張嬰卒之有以服其心而戢其禍況在黎岐質文機變吾中國不知其幾更易也自有天地至今尚存太古風致然諾信義死而不移天性之真獨有存焉者乎動以弓刃相向自昔記之蓋以弓刃為雪讐之具不能自至守令之庭曲曲直直

勢使之然無他意也茍有以開導其心剖其不平彼無不聽予嘗謂恃有人心小則息爭大則開通十道地為郡邑人入版圖百千萬年無不可者所恨知此道者之難其人也而又賦役繁難官吏刻削彼自為誠我自為詐有以灰其心而格其至至誠之為難乎其為動矣微啟其端謂可見之行事者吾於養齋蔡侯見之嘗跡蔡侯澄海先聲崖州初政大抵事從其真由其質有其內學於誠而欲求其至比之俗吏矯飾外貌學於詐而務

為名高者不類也有是涵養有是作用方抱宥四村讐殺旁村效尤禍變事機浸浸滋蔓正侯涖任未久之日也單車往諭侯信侯之心士民未之有許者乃侯為之近不曰叵測之為凶逺不曰嵐瘴之為毒心何心哉曲而直直之不過數語卒有以得其心平其夙怨解怨為歡村村如故事與張綱龔遂後先無異然則不曰己之無誠也誠不足為動也而曰獷悍之不可為馴古昔則然可信也哉即小推大則州縣中茍有以遂彼之願

無礙其生版籍而郡縣之無難事也予嘗以為黎人之不我向也乃我之無以致其向其為亂則始事於州縣之民長養成就於無良之吏黎勢固不能以至州縣言曲直者無以剖別其不平之端而僅欲使之不為不得其平則鳴之舉嘉靖間二勤王師予未敢曰師出之無名也此則太守不能處分之罪非其人之過也嘗欲執俟今日之功破先後黎議之謬為開通郡邑之漸一日崖士民以贈言問予曰吾意也雖未為千萬世之功而

心情啓達向化可為兆於是矣中孚豚魚吉九二之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信在言前不言而信變詐之世而得有如侯者黎人得以舒發本真民士寧適其可以易而得之也哉苟朝廷之上薄賦輕傜承宣之吏還淳返朴舉蔡侯而為之無不可矣單車之諭侯得為而為之矣權不在侯而侯俟之勢也劉安之諫伐閩越曰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蔡侯以一使之任當十萬之師回視庚子己酉大師兩及荆棘生焉崖至今生氣未完

復也何如哉何如哉曲突徙薪之功誠能動物之道侯胥得之用是不辭而為之序其諭撫顛末月日具在周貢生實狀中不為贅

贈參戎以吾晏公改西海序

瓊獨居一海中外通閩廣接諸省諸不逞之徒便風帆一息輙抵州縣城下鹵民業加毒之民倉卒不及為計萬歷改元參戎以吾晏公奉命書督其事專區保護隨變便宜瓊人幸之無幾惠潮冦徙巢而出不安於東圖

復起事於西洋洋風濤倭艟如舊依倚聲援勢必然也
督府石汀殷公計度身堪多故望洋而勇其人上請天
子俞之洋海以西付公調度海南衛指揮某某千戶某
等念惟北駐陽江不免於歲月之間也乞言為贈予惟
諸君之意言之曰夫自倭夷之為梗也我中國不逞之
徒因之蓋自嘉靖中嘗試台寧突如其來志滿氣得三
十年矣天子之靈中國之大迄無一人立功奮庸蕩氛
海上其故起於戀官踵俗中外同風內無許國不二之

忠臨變應兵又不曉於司馬孫吳虛實避趨之法死生
利鈍吾有命焉自誘於武人而莫之講也瓦合結私冒
權借譽外此未之有聞矣三年來予接以吾之貌聽以
吾之言矣將欲以有為也大方報國每一為兵韋肘熱
中迄無如顧枕席過師繼嗣斬獲計自令亦既功於前
人矣然非公稱心作用不足為公言之也先者從事浙
中督府趙劒門溫張侍御惟公屬意聞之上曰敬慎謀
畧沉毅才猷事實心以求濟務圖全勝之謀敵果敢以

爭先不爲觀望之計素諳夷情熟嫺水戰忠信足以動
人恩威而能得士吁參錯於數公之言觀之而見其孅
於公矣詩云匪直也人秉心淵塞然則殄滅妖祥救寧
海岱措今日之危而注意焉匪公屬誰屬哉人茍不以
死生利鈍入心刑方納私冒功罔上昔見其可令視爲
妄悔無用之心澄氣勁義集而天下無不可爲矣人患
有其外無其内質有其内事從其欺知之而不與行之
乎公必不然告之而不以實嬿諱夸眦薄之也用是書

此以為贈極諸衛所官意

贈恒所劉侯膺榮奬序

天子在上舉天下無一物無不欲其入我生全之中按撫藩憲海内外統之既有其人矣郡為守邑為令有其人必有其人之選者以任其生人之責經野設官用為民極日久法縱而入官之人計身家言利矣我瓊萬里京師天子生生下流之恩壅滯尤甚據劉侯入境之初一百年矣言念劉侯温其如玉識者謂易心以消厄運無

負天子生逺氓非先日比屬之由一日至期年節用愛
人果如識者之料督府石汀殷公采民風奬之曰安詳
處事平易近民聽斷無寃催科亦善品藻如見弟子員
幸焉諸予徴言以贈夫諸弟子治於侯皆其所以望生
全於侯者也望侯以爲生者深責侯以爲生者必備一
有不及而生全之道缺如矣請言之朱晦翁謂具此生
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人於人無不愛矣況又有
令日治人之責愛人其職者乎然官於人得喪毁譽機

在人動心於人則我之心不我作主固有惟上之聽惟人之徇百姓不欲於我之所為而為之矣無問大小顯微如一果能如父母之於子以其滿腔子盡是惻隱納交要譽無之也而施之者乎今有暮夜受人之金人指而疵之矣柴馬俸錢過此皆法之所不宥也常例里甲上下相安何所據而行之聖賢義利之辯士子一入官而昏心焉俗論也官一郡者以一郡事為任官一縣者以一縣事為任初無大小難易之別令人曰不明之罪

有之而無不公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如農之有畔如之何無能明之不公不明其罪不大相遠職在是罪亦在是甚矣小之為害也況又有積小成大甚矣一之為害也況又有失於一害不止於其一者乎昔人得官而仕於縣令獨有取焉言親民也吳臨川謂禹稷伊尹之志得縣可試公孤守令大小別焉仁道在中事行則一舍伊傅言縣官一縣之人有一不被堯舜之澤背苟道也劉侯

志安天下發軔瓊山内重而見外之為輕舍侯無足與有為者學師弟子愛侯以德詩云庶幾夙夜以永終譽今之謂矣用是推言之用為贈

汴水尋源卷序

汴梁杞邑之屈蓋自始祖讓至今凡十有二世矣無慮數百人汴稱瓜瓞巨族雖親盡戚單而崇古修睦伏臘祭祀婚喪酒食以時會焉一本之情未之有改也夫人情聚則樂樂則心繫之四海之内一旦而聚於道途之

間初非先日之親歲月論交之故也燕談笑傲有樂之者況在同宗之系自厥初至今一體骨肉有以聯而屬之者乎詩云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情也而亦勢也屈自襄垣公洪武中謫戍於瓊杞邑之屈至是分而為二蘇老泉自叙其宗之譜曰服盡則親盡親盡則情盡途人也吾所以相視如途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夫以眉山一地之聚長公有勢無如何之嘆矣況事殊勢別分而為二而又隔之以萬里之途難

乎其為情者哉雖然天下所得而聞之者事也心則曠百世而相通所得而別之者迹也氣則跨百城而相合屈勿軒以庠序之英心篤禮義生長於瓊妻帑俱焉子姓有人而汴水之北杞夏之墟切切在念其心其氣祖先宗戚則既無間然矣一旦作而思曰神交夢與者之為固不若見形聽聲者之為切吾心所存吾氣所發尚恨無以為依據之地也念茲厥初匆匆行邑祀先合族今日得以不徒為想像之託有期日矣士友輩相與義

之遂歌矢詩海門為別因問弁首之言於子子之心亦士友輩之心也孔子云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勿軒昔日之同於宗也以心今日之同於宗也又得以不悖於其跡事有依據其道光矣覩斯行也而孝弟之心有不油然而生者乎時例宗人從戎其不從戎者置軍庄焉往返行費須此為贈厚道也而利在焉勿軒孝弟充於中發於外不在是也用是不辭而為之説且以為杞人告焉

賀衛趙侯軍政視篆兼督屯序

軍政例五年一推萬歷三年冬忽報衛趙侯思梅如前軍政軍餘人色喜欣欣舉賀侯之文諸予為問夫事無係於君國無係於州若縣地方不之言可也祖宗列土而官無能舉於其職有甚於今日之武人者乎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無武難乎其國矣請言之黑子孤懸内黎外海窺釁有人四面敵而諸不遑矣文政何施燕雀處堂中無倚賴有甚於此三千里地十一所而衛者乎請

言之由瓊而北十三布政京師濟濟布列有難言矣特
於思梅一武人言之言之何如時也流弊也文武衣冠
誠自別於祖宗之舊矣不有天之與我三代直道求自
得師在人者乎令天下事由書生矣書生自黨特無有
天理人心振古可恃其大者又無有天之與我聖則聖
賢則賢在我而已可死可辱彼書生無得而奪之者乎
戰國爭雄孟子有二者天也之說師文王大五小七有
斡而旋之矣一王法度衛使司其品三所其品五俯首

聽命有扁斯石典章律例曽有之乎前無所聞尚當自我知能如百卉結實吐華酬生造化目前人不有清水王我輩武人立之標馬可以望而趨之者乎瑞平生仰止一人而已師王而行惟恐不及名宦鄉賢瓊人無出清水之右其襲職署印在武宗皇帝初年武人未至令日之衰而衰之始也清水能之於先曽幾何時令日乃不可能之於後孟子謂挾太山以超北海是誠不能清水行義峻絕風采無一時俗氣矣要之只是一塵不染

一私無容閒其政暇便覯書史絶不為令武人酒食嬉

羣之習詩文無一傳示於人善讀書者也無搜摘章句

之勞坦然自得其性情之正謂之非人能也可乎哉一

時屯政軍行無一不當人心之舉一人倡率十一所靡

如也雖以之天下無不可者詩云雖無德與女式歌且

舞由前信後思悔之惠人歌舞之矣予之所取於侯者

則願侯如清水收盛美之功不願侯於無義戰中存煦

煦之德侯固握篆而總十一所事矣勢不得舍侯他屬

況侯沉靜優閑質美可上由清水而入聖含侯無可以為望者乎用是勉之以為賀人有元氣下陷立死亡矣苟非烏附毒劑無以達之令者希潤之言類是烏附實則和扁參苓延年久視非烏附也天下事亦為之而已思梅勿以為訝

崖州太守蔡養齋致仕序

蔡養齋知崖州事二年矣一旦有旨勒令致仕出崖州士民意慮之外庠弟子員不遠千里懇府道留之不獲

諳予言曰瓊去京師萬里崖在府南千里之外為中國盡地昔稱荒險山草州縣大兵兩及之後海冦蹂之只一太守孤臣孽子小得生意而猶欲奪之耶詩云昊天不傭降此鞠凶乞一言以為之籲先生圖之余惟蔡侯擢自澄海而來時萬厯二年十一月也崖老少逃亡什百先日二十年矣今寇帆小戢然一面黎三面海乜兵千百又未可曰來則備之保障在是無憂也事未有定復業為難煦育柖徠侯無所不竭其焦勞之思而亦

無所不極其綜理之計無耕田之人存先日之税侯緩其二用其一事之不得自由者應公恤下百凡調停類多如此百姓倚仗而安施雲霓於大旱之後民之悦之非偶然也其尤偉者四村仇激徑自抵其巢而諭之曲突徙新一州寧適庚子已酉大師十萬有其功而亦有其害未足為侯言之矣一時嵐瘴之憂傷為疾不堪事之痼以此為民以此得謗君子信讒何寃如之民士憤不得其平而言然民士念自為生之苦剥牀以膚激發

於侯宋蘇洵衡論重遠一篇衡之刻也曰遠方之民雖

使盜跖為之郡守檮杌饕餮為之縣令而上不之覺然

則今有龔黄魯卓民聲稱之能覺之乎勢使然也不幸

生為遠方之民自不幸陷於生長無計出脫遠方之勢

黜陟之典無得於黜陟之當太守佐屬以黜故去州先

年事諸庠士則亦多為不平矣繼自令復有如蔡侯之

冤如蔡侯之冤而甚可勝憤乎為蔡侯憤不能使日後

受如蔡侯之澤小人剥廬憤之何益小弁之詩曰君子

不惠不舒究之巧言之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出位狂談嘗以為官於人而人不之賢者縱使衆口交攻亦當視彼賢能同久任以觀其定曰無容擠惡朝聞而夕斥焉是不講於毀譽愛憎之變而又不曉於一警百之道也我太祖得天下起自側微末受天命以儆官邪三十一年之中重典峻法正巧言沮亂之方而君子之怒也人有畏心天下安又狐疑驟急於姑姑息優容於後而今坐是為累用小弁之舒行國初之法上握審勢之

櫂下有吏習而民安之益遠方憔悴聖天子瞻言百里之中潤澤而出脫之矣此在郎廟諸君子加之意因蔡太守有深感焉僭及之以竢

申文

交印文

淳安縣為印信事准本縣知縣海瑞關畀職六月内聞遷官報迄今未奉劄付近七月又聞鹽院袁某舉劾本畀職與劾列未奉有命君子難進易退然去就際亦當

分明闢之道途皆謂近時事體凡被劾須自退避畀職自揣自得官後每自誓上不負吾君下不負吾民中不負平生所學一介不取抱守終身今日一應應行事宜去之日如始至或不須嫌疑自避也雖事關廟廊宰相待罪昔有是說畀職若欲離任須交印信交倉庫錢糧與者據明文然後可與受者據明文然後可為與者之受也昔者承乏得憑知縣事由我皇上之命令者未奉命而可黯然去耶畀職處今適當去就之際煩為轉申

合干上司速降明示使卑職得有憑執罷斥改調勘問退閒惟法是聽等因准此擬合就行申稟為此伏乞照詳示下施行

申軍門吳堯山并守巡道請改招詳文

贛州府興國縣為土豪大戶欺騙買木銀兩返觸打搶事緣本縣問張魁張豹等事參稽前後情節遲留數日極加詳審慮魁豹稱是張尚書公子官舍或有後言是以比凡百姓事慎之又慎審之又審情真極無枉申解

本府蒙問擬不應罪後張魁復訴分巡道本縣猶謂致
不心服或有故也加詳訪每逢人必問所以見得供申
無絲毫枉屈是以別具文申軍門分守分巡道并趙推
官令趙推官却又別為一問今日畀縣有不得不言者
民冤之甚而合縣之人不心服也張尚書書東無一倚
門不重疊投遞過往贛州士夫無一不請託為解求末
可盡以囑託公事當之然張尚書居南昌張豹犯事在
興國縣張尚書縱有神智焉知千二百里外事魁豹若

果張門家人投託權豪正為挾勢騙財計也出門而欺常情常事昔人謂獄貴初辭張尚書逕度之言可信本縣申文乃無一字可信本縣申文無一字可信張魁訴狀乃無一點一畫拓虛本縣居官頗久了知衙門宿弊到任以來極留心察訪諸人令謂盡無分文嬾於誇誕竊謂萬一有之未至於張魁所訴狀也且魁豹在縣氣燄可畏皂隷喚之則不來不喚則又突入登堂辯説原裝官舍氣象少與犯人作伍肯與人以銀乎今日紛紛

書吏魁豹先曰原有此意也泰山可倚何故剥囊與人本縣惡其横而詐魁豹知之供申出本縣意也魁豹亦深知之與書手以銀解脱何罪種種招情極出虧枉此本縣所以同合縣人不輸服也參稽情事成本部院之誤批允者趙推官成趙推官之誤問者鍾齊朝黄春槐也春槐愚稚子喪膽權貴語言出入不足怪齊朝積牙致富今且託口覲望上人出不得已咎趙推官矣巨猾老奸可輕縱乎魁豹得利而去然係南昌人氏非化外

之民王法度不相及也上司職重在鋤强抑暴本縣權微專牧養理幽抑視民寃而不為言知姦發而莫以告上慢殘下可以為民父母哉夫士君子行政要在服人之心不在服人之口令日䝰豹叩頭謝恩而去矣然其良心發見心口相語未必不别有說也元規元雍輸銀服刑矣然毋子弟兄與泣寃於家庭隣里親友與恤寃於巷野未必不别有議也法可執於庶民不可行於鄉官俗有是說然論道理法度不如是也有官守者不可

與俗同謀同道也本縣有不得不言者為此復備由具
申伏乞照詳施行

留民壯文

贛州府興國縣為軍務事查得本縣額設機兵伍百伍
拾貳名奉文取叁百名赴大營團操留壹百伍拾名守
縣城餘壹百貳名追銀解充募兵用即機兵為兵既免
客兵之害即機兵工食銀少募精兵相幇又無加賦之
擾誠完計矣但守城止留壹百伍拾名於本縣則似不

便查得四十年內流賊入境倉卒至城下居民不知城池幸以無事者數百名機兵也先奉文止壹百叁拾捌名團操肆百壹拾肆名留縣小有警聞居民洶洶尚有兵少之患若又減去三分之一何以支撐況兵事先聲原少令增則士卒以得助其氣壯縱使其人未必一一驍豪可用然亦有虎豹在山虗聲也先多令減則以失助其氣餒令昔異致人亦或得以易視之雖大營居中應四面各縣有警可以申文求援然本縣離府二日程

萬一如四十年方方有警居中者難於遣應賊卒然臨
城下何以濟之令除團操叁百名外尚有貳百伍拾貳
名數伏乞姑留在縣將壹百貳拾名充習佛郎機鳥銃
手餘壹百叁拾貳名充習別器械小有警聞本縣僉點
鄉兵幇助庶先奉文造鳥銃壹百把佛郎機貳拾把諸
器不至虛設以叁百名團操上無缺於本院足兵安民
之舉以貳百伍拾貳名留縣本縣亦可以無士卒單弱
之患緣奉仰縣遴選長操及減扣機兵事理未敢擅便

合就申請詳奪為此仰備緣由另具便覽書冊合行具
申伏乞照詳施行

申軍門吳堯山便宜五事文

興國縣知縣海瑞謹以地方便宜五事上陳伏乞裁奪
一本院到任至今百凡節省從前冗費無不裁革民
歌舞之矣府縣官亦畏法聽令效法上人以故民
間用度十分中減去三四然以畢職觀之尚非翻
然改革一洗而新之之道所謂一洗而新非謂一

門之内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止是與之辯義利分別官民界限使人知有界限而不過越馬爾柴馬俸糧之外用里甲一毫皆為侵民催徵勾攝之外役里甲一毫便是不能守己諄諄然嚴為之訓詳為之防而又本院二道以身先之凡待客酒席下程一不派之里甲道法併行身教言教兩無違悖無不可行者水清無魚糢糊之説不足為本院道若謂辯別分明過為刻薄治道去其太甚而已

大氣症却下四君子湯恐於民無大補益也

一衛所官軍徒享俸糧了無一分之用非獨南贑天下通然也民既出財以養軍至有事又出財别行名募平昔之所養者置之無用之地此其事全不可通本院非安常守故人也至任以來千萬人以鼓舞作興齜然改革望之矣迄今未聞官軍有昔脆弱今强健矯矯然可用者是則何故古人未嘗借才於異代而人之性氣亦非始終不可遷移孫

子能兵婦人可試李光弼入營一調發間精采百倍似於鼓舞振作之法或未盡也

一南贛軍門至今人所稱許自上而下必曰陽明陽明外無稱焉然天地間止是此一箇天理人心夷狄盜賊亦止是此天理人心無二道也陽明削平諸巢一以詐術行之濟一時之急則可若謂其可以感化而招徠使彼心悅誠服恐於天理人心不合也竊謂陽明功則高名則盛大畧近似管仲比

迹孫吳不足為本院今日道也誠能動物感德莅
行聖賢正路本院當別求之隨聲附和不求之吾
心而信之人言不可也

一本院至任以來防閑周密以故凡衙門諸人常例
雖未可謂其盡數除絶然已十去八九聞之道途
謂内班一月而换未免有遞消息通吏書之弊不
若前院久而後更之可比在本院酌而行之畀職
未知得之道途之言虛的可否也

一縣官親民比之守廵撫按之去民遠者於民則家人父子也是以凡事知之多真處之多得其當其昏懦不以子民為心者置勿論若稍留心民事上司雖剛明過人者未易及也何也遠近之勢異而位有高卑而小民畏愛因之有得盡其情不得盡其情之異也卑職每見事出本縣可疑者上司未必反駁事在決然反不見允者有之各縣官會談亦每每有動有掣肘之嘆事不好者不得自由好

者亦不得自由乃知昔人責成縣令獄貴初辭之說良有見也伏望每事仍責成縣官如縣官不才則以法黜之若東聽西聞徒長刁風虧治體不可也畢職縣官也言若有為而言然道理事體恰是如此非有為也

一畢職申請以機兵剩銀補段察院經過興國縣里甲之用蓋因縣例貧里長於柱下富者僉為柱頭百凡用度憑柱頭而柱下止是如數出銀柱頭之

數蓋未可盡信也況此事柱頭原無取銀之念縣中止是欲補庫便了事招申本院鍾河讐告庫子非柱頭取銀而告也以機兵剩銀補里甲無故之費似為兩便若必如招追給柱頭稱有用度柱下告柱頭妄開虛數互相爭擾無止日也伏乞裁奪

招參

陳舜興人命參語

陳舜興告被寧都縣富惡田東曾克瀅取穀打死雇工

人李福興廣財賄匿屍傷蒙申本道參駁仰興國縣檢
驗格解參審得李福興之死若由曾戰打傷所致舜興
之刁儘可脅制曾克瀅矣何為十五日方爭鬧十六日
即憑李習科李文盡還穀數畧無難詞畧不少措一二
據十六日還穀之情可知十五日無打傷之事稱十五
日打至初六日死歷二十二日不行告官在舜興能久
容之乎舜興家離縣三十餘里初六日死直至初八日
方具告是則何故李習科稱十五日爭鬧只舜興曾戰

二人並無福興在傍舜興口亦並未題及福興諸人衆口一詞稱福興初三日到縣為李明憲作證是一如常好人初四日省發回至賴國榮家吃飯方說今日偶潮熱懶飲食醫人李明珊稱初六日請醫治是霍亂症又充貫將金首飾囑地方李文初八日出首狀實言實事或可信據也人命以屍傷為據近時民風刁偽往往駕為遍身亂打之說蓋欲於新舊痕疑似間混求一中為圖賴計也凡人厮打一時氣忿或不知傷處打後其傷

處必痛其傷處必有紅紫色先由皮膚後及骸骨未有
外無傷痕而内有傷色者縱其人突然倒死其親人啟
手足驗皮膚必深知之徒稱遍打必是誣揑故人命當
以原告指定某處有傷某處有傷為據舜興初詞稱遍
身亂打是刁風故語也至本府審稱拳打心坎肚腹未
檢之先固問亦止稱心坎肚腹醫人稱是霍亂舜興稱
是心前與腹内痛請醫是舜興以心坎肚腹為必傷處
也肚腹雖消化而該縣初相驗已無傷痕至覆檢則心

坎全無傷色寧非病霍亂心腹痛辯與意料此處必有傷也而為此言耶況審衆証霍亂俗作何醫稱村人多是刺手指血福與手指節節多是紅色寧非刺手而血未散使然乎左肋第五根骨若在上節頭近心坎處疑似間亦可言矣今紫黑傷色乃前肋之末計其處當在身之左旁而非近中之處紫黑色凝聚或生前側卧或他故致傷未可知也去死年月稍近故其色不甚陳去死年月日為遠骨傷猶存皮膚血散故相視無色人情

求免讐怨一係人命干証多是不肯招認見打令衆証明白未可盡執為據而原告口供則可憑也原告不供之傷豈可指為今日致死之証况以手足毆人保辜限止二十日福興之死已出保辜限外行三十餘里到官為人作証縱是十五日果有打傷是亦平復後別故身亡也原無打傷死由霍亂似是實情

徐繼人命參語

桐廬縣民徐繼有妹徐氏嫁與戴五孫為妻母湯氏將

銀叁兩借與戴五孫營利繼屢取無還吏潘天麒頂父
里長管造黃冊投戴五孫家歇戴五孫遇繼將銀買酒
請繼說起前借銀叁兩兩相爭鬧繼就不合用石亂打
將伊推落塘内身死又用大石將屍壓沉具告按察司
批府帖縣問擬徐氏因姦謀殺親夫凌遲處死潘天麒
姦夫斬罪繼謀殺人從而加功絞罪申府解司駁批杭
州府劉推官審問隱下姦情改擬鬭毆殺人絞罪申司
轉詳廵按楊處批允後蒙都察院招送大理寺駁回

發仰桐廬趙知縣建德林知縣遂安羅知縣會審仍問
徐氏凌遲潘天麒斬罪繼絞罪至四十年二月蒙巡按
崔臨府會審徐氏哭訴已生有二子一女豈忍至此
等語致蒙駁批分守道行府轉發淳安縣究明參審得
戴五孫之死止是徐繼因取銀三兩致爭打死與潘天
麒潘小毛並無相干本院審批建德縣胡知縣參究曲
盡其情矣原擬天麒小毛同行謀死尤不可通者此是
極大之惡極難行之事極不可對人言之語謂天麒徐

氏謀而行之可也乃徐氏以之謀於其凡天麒以之謀於其僕非有多財可以結人心而緘其口者事可行乎天麒徐氏果行謀殺恐不若是之愚而謀及多人也謂徐繼一時氣忿打死可也與妹與僕從容坐謀此正天理不泯之時時出從容事不為利天理在人不應遽至無所可否惟謀是依若是也戀姦夫謀殺親夫婦人淫惑亦間有之但徐氏與五孫生有二男一女丈夫可棄母子天性於人情似當念其子女因念及其夫且徐氏

於天麒謀為之妾爾研審衆証謂天麒充農民未參五孫雖貧天麒非富兩人家業不甚相遠天麒有正妻在上徐氏為妾其苦其樂尚未可知也徐氏何所利而必欲為之參看前後情節止是因取銀忿爭打死天麒小毛皆是畏刑揑招恍惚成獄殊非情實

方淙爭穀參語

淳安縣民方淙與方希正等借何孟敦稻穀三十六石權貯伊倉西首方天禹等各亦缺食借何孟敦倉穀二

百一十石因運穀相遇言辯扯扭致穀漏撒在地方淙告府准批究明招報招詳未示間淙又赴按察司告蒙准批縣查實究招詳報行間隨蒙本府批招參詳阻穀扯袋方天禹等似有搶情姑依擬各贖決發落實收領狀繳參審得時值凶荒方天禹方淙等借穀濟饑其情皆切而天禹諸人係淙甲首其貧尤甚天禹等穀數不足自合與何孟敦理取爲當乃阻奪方淙之穀致使袋破漏失惟知利己事似用强非良民也然借主孟敦稱

天禹等第二次搬穀與方淙搬穀時適相值可証有借
契得穀與原數尚欠壹百壹拾伍石伍斗可憑銅鑼器
械衆証皆稱荒歲護送食穀防他盜各處多是如此在
天禹初次搬穀則然非第二次運穀與方淙相值而後
然也不得謂之白晝搶奪方淙借穀防借者之多即運
回本家運至別處天禹可無疑矣乃即孟敦倉廒自東
而貯之西方淙意料天禹執批㴱取急來搬運與天禹
再來搬穀時適相值跡似方淙臨時奪借是天禹之情

有可原也淙告府縣狀并在縣對理并無一言及天禹素為盜警府縣天禹等亦無素為盜警府縣案卷天禹等素不為盜方淙非不知之也阻奪漏失由於得穀不满借批之數億度之差方淙又非不知之也方河方卸老打傷幾死有何傷証府狀只稱打倒其詞輕司狀稱搶殺幾死其詞重先後不同顯是誣揑但方淙之情亦有可原者饑者求食其情均切而天禹等貧戶小民尤汲汲然一不得穀怒言相加扯扭不歇比平日甲首禮

下里長貧戶遜讓富戶事體大有不同且袋破遺失之
穀方淙執稱不怕天禹不賠天禹自謂被淙奪去三十
六石漏損幾何一家怨歸兩不檢取一半得之路人一
半混之草土方淙無處取賠是以致有訐告方淙二十
九日在縣對理已自輸服初三又有司狀淙稱二處併
告併是假手他人情詞過當不過希圖准理或亦是也
方淙明有借契而因阻奪致漏失穀不滿數情不能已
是曲不盡在方淙天禹明有借契而穀不滿數二家運

穀時候相值曲亦不盡在天禹孟敦原説倉穀日久或有消耗不曾盡執契上數目與天禹曲亦不在孟敦各犯之情均有可原者

吳吉祥人命參語

建德縣民吳吉祥與義父吳湘堂叔吳鐗各居另食吉祥投吳湘家傭工吳鐗到山盜砍柴與吉祥相遇扭揹吉祥抽柴一根亂打吳鐗身死吳湘告府行金推官覆審吳澐又告分巡道批府行委建德林知縣問擬吉祥

雇工人毆小功親死者斬枱解發白推官覆究吳濆堅執吳湘主使吉祥打死等情改擬吳湘威力主使人毆打律絞招詳巡按楊處批允巡按裴陞吉詳毆死題奉審決至嘉靖三十六年減刑郎中余會審陞擬吳湘斬罪致伊不甘具本辯行都察院轉發壽昌彭知縣審勘委是吉祥毆死申府蒙批吳鐲獄情反覆不一又與審錄大異帖委淳安縣會同遂安縣再加詳究參審得吳鐲之死實是吉祥奪柴打傷所致節次經審俱

擬吉祥抵死人無異詞其致此獄再詳者葢恤刑一出
罪人各懷求免之心適遇湘與吴拱翠訐告成讐之後
吉祥倚靠拱翠故極口稱寃拱翠當是見年里長審錄
緊急一干証人出己顧倩拱翠應對官府衆人隨聲和
同復讐有機故對衆誓証覩拱翠從前皆稱吉祥毆打
至與吴湘訐告之後改稱吴湘其情亦可見矣吴湘計
使吉祥脱逃遂誣揞吉祥打死似亦一説可通但審吉
祥孑然一身絶無父母妻子親人吴湘果欲誣揞吉祥

則憑依隣里縛送官司力証其罪儘可脫然無累也吉祥口氣似非痴愚之人萬一因計令脫逃之言悟己必至抵罪之故遠逃不返罪將誰歸吳湘必欲以己之罪移之吉祥不當出此下策也細審吳潔詞意止是不欲吉祥賊人抵伊父命故牽扯吳湘不肯休歇不告奴僕而誣指主人以求抵敵今日人情之常據吳潔止告吳湘遂以為奸恐亦未得吳潔真實之情也計令脫逃吉祥心窮辭遁對衆誓証拱翠假事復讐再三研審參究

無異

吳萬人命參語

遂安縣民吳萬有嫂吳阿伊有菜園一處與萬住屋相近園外有水抗一道原用石板一塊佈橋往來青香挑糞去園澆菜因失橋石行走不便叫駡萬鬧駡聲令義男法才將伊扯到家内萬用手足打踢一頓後方仁等將青香扶回氣絶身死告府批分水縣檢究覆委壽昌李知縣檢審申觧本府覆審各犯執詞互異況屍傷前

後不同帖仰建德胡知縣霞檢審萬妄指先毒青香等情遇蒙廵按崔臨府審駁本府委官再檢蒙府批仰淳安縣從公檢究參勘得青香之死係是吳萬毒打所致無可疑矣惟服毒一節則難擬定如萬所訴謂伊氏毒賴審得伊氏老寡寡媳幼孫外獨有青香一人種菜擔水舂米運柴百凡使用一日無青香則無人使用矣與萬無甚深讐毒死青香自剪手足此必無之事也若謂吳萬打傷青香自料必死因下毒爲脫身計然初五

日打傷至初九日方死方仁等初七日送青香還伊氏萬去阿伊家十五丈餘地步青香步行回不用人扶伊氏背收領青香不謂必死也萬何故即以決死視之因用毒藥下毒藥則必死無疑萬雖能輾轉巧計圖賴伊氏然事亦在兩疑間出此入彼難於先料萬雖打傷青香死生尚未可知本家義女如幸不死萬得乾淨脫身矣於事未可必或得脫身者萬不之求乃於必死之中巧為之計自置其身於危險地耶萬毒青香憑一冬蓮

說耳冬蓮稱分水建德縣檢驗未曾到官壽昌縣檢驗
到官畏刑不得已隨聲招認所稱豆腐花恐豆腐花亦
非伴毒之具也伊氏自稱青香回竝不曾說及萬下有
毒青香果被萬毒怨恨深矣該縣差里遞審問萬請方
仁等送回面見主母何故獨不一言及之萬能買里遞
曲為掩蔽送回之人均是二家共親方仁係是方氏親
父衆口所在或難買之掩蔽也里遞可買青香真心能
禁之使不言耶獄貴初辭嚴州之俗人家多蓄砒礵斷

腸草毒菜蟲一遇忿爭取諸左右故服毒致死比比有之本府縣先年有服毒不給塟埋碑文可知此風沿襲日久犯者非青香一人也阿伊與萬為讐自稱初八日到青香牀頭見有一碗心甚疑之將碗去出破碎初九日死或因此所致則阿伊亦疑青香回日自服毒也安知初五日之毒非青香自服因所服偶少或嘔吐出故不死耶遂安縣初問情詞并里遞衆人之口似或可信也獨青香自服無人見証難為擬議然以罪疑惟輕之

義推之則謂萬以毒灌清香因爲脱計恐屬穿鑿非情實也緣事干人命卑職識見卑淺未敢擅便謹述前後情節幷屍傷連人解審

胡勝榮人命參語

淳安縣民胡勝榮與凡胡勝祖勝佑弟勝䦨邵時重爭山胡勝祖病死揑稱邵時重打傷本縣湯縣丞檢驗勝榮見得檢無致命傷痕與勝佑外甥邵鏞共謀買硃開桶點搽仍用火熾蒙府仰拿印官再一鞫檢參審得凡人

被打傷死其血凝聚多是隱隱骨中微見於外重則血
暈紫紅謂之紫則兼帶黑色輕則紅色淡紅色然血凝
聚於骨其紅與硃腊色鮮明顯著不同曾經檢驗者能
辨之所以凡檢屍先用酒醋蒸罨使脫去汚濁傷色易
見報傷時又對日罩以油傘值天陰雨看色不別白則
改檢初開勝祖屍桶頭顱上鮮紅連片遠四五丈地旁
觀之人皆以硃腊之色疑之詰其所以勝榮稱是湯縣
丞檢畢硃判封條封屍骸致之視其封條又是半破日

眼硃色淡薄獨非三人共事之時自疑其用硃之過將外面扯破封皮置於桶中以為日後解釋地耶所點之硃和以膠脂復經火熾是以雖洗刷數次盆水已紅其骨不免紅色後用磁瓦刮之頭顱硬處紅去無跡至於縫痕鬆糙骨紅跡則存然硃脂色與打傷色一隱一顯一凝死一流活懸絶可辨村民止欲置人於死用硃過多不知屍傷原無此等顯顯色也打傷胸膛骨色當在外令紅色多在内此此亦是村民止知圖賴人當下手時

不知此骨孰向内孰向外也兩圖十遞人等皆稱初檢未見有此傷色看得滕祖屍色鮮明顯著雖幽暗處不能藏朦朧未甚者亦或可見衆目所視父子兄弟間有不能曲為掩匿者初檢官豈容不行查報初檢仵作豈容生計隱瞞加刑滕佑輒吐情實郃鏞謂報己爭產之讐滕榮滕佑謂報己爭山之讐初檢無傷因用硃脂塗搽皆實詞也天理在人不容終掩

邵守愚人命參語

淳安縣邵守愚與弟邵守正共承祖遺塘壹口輪年養
魚嘉靖三十六年輪該守愚屢次被盜八月二十三夜
一更時分邵守正約同程週去塘盜魚守愚帶同義男
邵天保執鎗去塘捕盜程週窺人影步聲即背魚網去
脫訖邵守正被守愚一鎗戳倒當叫一聲再加狠力連
戳五鎗身死次早伊母宋氏告縣蒙洪知縣審得若是
誤殺不宜連戳六鎗似有讐恨遂安朱知縣審問守愚
連戳六鎗似非誤殺壽昌彭知縣問擬守愚依同居卑

幼引人盜物若有殺傷者依殺緦麻弟律絞解府轉詳
巡按御史王處駁回分巡道看得招情亦欠合律行
府轉委本縣檢究參審得宋氏詞內告有揞魚看魚天
縱盜魚律不致死之說檢得耳竅亦有塘泥在內則與
程週同盜之情似實又稱六人謀殺一人口舌之多豈
能久不敗露五人出財買一人獨認財物實跡焉得久
不外聞況邵守正親兄弟邵守中守和男邵太禮與守
愚等係同宗兄弟住址相鄰耳目切近詢訪三年杳無

可據則計哄買認之情似虛殺賊不死賊必反傷其連戳六鎗者蓋亦未知其死與未死多戳使之必死亦勢所必至也守正被戳豈無痛聲然止一痛聲未有別樣說話黑夜敵賊危迫荒忙兄弟相盜思慮不及恐不能就一痛聲兩辨其為兄弟他人也登時殺死未就拘執似不當以同居卑幼引他人盜己家財物有殺傷者依殺傷緦麻弟律絞論罪

何耀宗爭墳地參語

淳安縣民何耀宗與何孟榮等合有土名陣嶺墳地一處嘉靖二十六年何孟榮貪圖風水將父何民彦屍棺安葬始祖何環墳右後何仲榮思有尅蔭不均告蒙院府斷令遷葬何孟榮執不肯遷耀宗將祖母王氏屍棺壓葬何民彦塜上何玄輔玄龍亦各將父祖屍棺浮殯墳傍何孟榮揑各將母骸骨盜毀拋散具告按察司批壽昌彭知縣踏勘各造新墳有紊昭穆令各遷移孟榮不服又告分守道批委本縣勘問參審得何氏陣嶺墳

山左葬太祖考妣右葬髙祖考妣共四穴已扵其下開生墳八穴正為後日子孫定計也何孟榮乃不遵派定次序惑扵風水逼祖盜葬自何孟榮一葬之後人人不甘財力不敵如何𤣥輔何應宗何𤣥龍則浮殯何民述何民魁曾氏柩扵上財均力敵扵耀宗者則逼葬王氏扵下疊疊塚墓形如魚鱗皆孟榮一葬啟之况孟榮葬父之後弟何仲榮何季芳告赴蔭不均蒙察院裴斷令遷移各出田貳畝賣銀合葬父母孟榮抗違至今何

民彥一穴當遷不待今日而後定也孟榮告稱祖墳地一丈八尺所指何民彥葬地尚在一丈八尺之内焉得復有何包三等地且墳地葬祖一派子孫混該得分未分界止包三焉得指地私買明是孟榮謀地獨葬不協衆心故將已死何包三名目巧為抵飾小酉地何澗子何民厚等已葬三穴何浦子何民述等已葬三穴似已均平耀宗果有掘棄屍骸則張氏屍骸自先壓葬於民彥之上矣耀宗原無將張氏骸骨毀棄不必待族長何

玄輔說無此生人之言而後可見也拚木銀三十兩孟榮始惑於風水則背弟盜葬其父令日得銀則恡留在已告官使用派弟均出孟榮有利於已則為之且與原議已出葬父弟出葬嫡母并庶母費用之約不合三十兩內留起三兩為榮遷父使用恐亦不當與也耀宗不甘於衆人得分之地孟榮獨擅其利自合告理為當乃暮夜謀葬不會人知雖未掘至何民彥塜穴而懸繩直下壓何民彥塜磚三寸葬已祖母乃壓伯祖之上情皆

可惡其生墳二穴尚未葬柩何耀宗謂與何孟榮祖共造者何孟榮謂是何耀宗祖獨造者斷二家各承一穴就遷王氏何民彦於其内其何玄輔等陣嶺浮殯屍棺盡令起去再勘得陣嶺小酉二處地步已盡日後子孫俱不許再行殯葬以滋爭訟

論

出處

君子處世昔人皆以不仕則隱出處二道對待言之謂

不得於君則當處而隱逸性分之樂一彼一此皆是也其說定於孔子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之辨然孔子有是言孔子終身事業謂之隱謂之仕春秋之時是亦無道而極者矣齊魯蔡宋之郊流行轍環日不舍置其時以時而隱若丈人若荷蕢長沮桀溺微生畝至以果哉末難潔已亂倫罪之夫子之道則又何在夫人生天地有是耳目口鼻之形付之以天地萬物之性天地以生物為心生人之理盡生意也天地間盡此生意是故

君子出而仕人不負天與性在是道在是人皆可為堯舜亦在於是丈人荷蕢具耳目口鼻之形而不知萬物一體之義篠真抱一饑則食渴則飲保之何益見孺子將入於井而無怵惕惻隱之心非人矣余嘗仰之賦與即之孔子終身之事其云有道之仕有定仕也其云無道之隱無定隱也意有所在截然對待之辭不可因之遂謂為截然對待之道出處二字不可竝論去就二字亦不可竝論就者君子仕人之正去不得已為之出者君

子立身之正處不得已爲之天下只是一道舍此則失道失道失性矣是以所就三所去三君子雖計較於毫釐禮節之間而萬物一體天之與我則不以一時而輟天地間生生不息真機活潑自不得而已之也曾子云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解者以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言之仁即天地生物之仁志即孟子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之志宋儒謂人君聯屬天下以成其身自有位之顯言之耳自天子至於庶人德性賦予其

得之天一也當理而無私一身一心曾子已任之仁如斯而已耶孔子無道則隱其隱也皇皇然有道則見之心孔子舍之則藏其藏也惓惓然用之則行之念雖有用舍行藏之判而舍之則藏即具於用之則行之中有定出無定處非二道也只一萬物一體之仁故亦只一出而仕人之義説者又謂聖人則可在賢人則不可其説尤不可曉堯讓天下於許由而市道小人争半錢之利九牛一毛之喻誠有之矣實則人生之後人自逆天人

自爲異謂靡不有初而又謂有可不可於後有之哉子路執無道而隱之言何必公山氏之說夫子曉之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孔子之身門弟子之法也聖賢君子之別大抵只是安利困勉判如於其間如孔子答哀公爲政之問及其成功一也而已矣春秋之時武城絃歌夫子喜之漆雕開斯之未信夫子使之仕謂有可不可聖賢之別耶然天下一君四海一國不得於一將無可入之二矣若之何孟子曰予然後浩然有歸

志雖然王如用予伊尹欲速其功五就湯五就桀一人之身一念一事令日明日别有悔悟君子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得不得時也志念如一志與時旋時其人不可而去時其人之可而聖賢之志又轉之矣此正是有定仕無定隱之道大中至正通天下合人已孔子不遇終其身六經垂憲七篇仁義孟子自許取法後王春秋戰國之身尚欲置之為後千萬世之仕身當其時恬然隱處秦越天下為一身不為天下計孔孟不

為之矣曰出處去就截然對待之道君子思不出其位舍性命言時勢宇宙無窮誰當負荷言長沮桀溺不言孔孟吾不信也

嚴光

横足加帝腹天下視為奇事桐江一絲以古而今亦無不為子陵高而賢之矣然高則高矣高而不實奇則奇矣奇而不中人生天地間只是一性分是所固有見之日用只是一職分惟所當為舍性分言高奇未見其能

高能奇矣性分何在天地萬物本同一體自天子以至途人一也性在是職分在是自天子以至途人作用一也故天地萬物舉而屬之我一人之身舉而任之爲我一人日用常行之道人不我用然後退而守之雖退而守之而萬物一體之心則未嘗一日息也從古聖賢道蓋如此孟子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子陵果如光武相助爲理之念則光武之所立而定明良相逢治具畢張是即子陵之所立而定也真機實際子

陵何故不樂爲之孔子生丁春秋流行轍環日不舍置荷蕢丈人知不可而不爲之矣夫子罪之相對累日因共偃仰由古而來迭爲賓主二女九男情分無間未之過也可以謂之不可爲不爲之耶孔子於荷蕢責其果於微生責其固於丈人責其潔身亂倫就子陵言之其亂果而固有甚之矣有君無臣吾悲其爲君苟有天下國家之志光武之時不爲孔子孟軻之出可勝悲乎一時後世獨於子陵賢之祠祭咏揚不一而足是所謂高

而奇也三代而下蟬蜕汙穢之中以浮游塵埃之外權位名利若敝屣也誰其人哉誰其人哉苟可得之無所不至有扁斯石宦官宮妾甘其心而履之矣况天子之尊故人之厚彼自求之不與得之獨非人間世一希濶事千仞之上翔之者乎甚矣人之好怪也又况足横帝腹古無有也今無有也天下後世無有也駭人聞聽然君子之於天下求盡其在我而已不必其高不必其不高不高而得我之性乃所以為高無裨於性高之何益

寒不可衣饑不可食為珠玉寶器不為布帛菽粟子陵之高之謂矣且子陵不得於高畀而言之於此亦自可見蘇東坡謂魏晉梁得之文王而終身不得皆吾之所輕者也大舜袗衣鼓琴若固有之君子内重而見外為輕蓋如此有諸内形諸外不能飾也子陵茍有所得將富貴貧賤視之一也故人而故人之矣天子卿相浮雲景色何所為而高下視之昔日故人則就之今日天子則不之就耶見王侯卿士而媚之俗心也見王侯卿士

而輕之亦俗心也清濁不同見在人不見在己內輕而見外之為重則一光武稱狂奴故態無乃子陵只是一味薄天子而不為之狂出此之外更無他長耶君子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不得志之志即得志之志苟有其志故人如光武不與行之末之有也子陵無其志是以無其具無其具是以只就平日之狂成一個是後之詠釣臺者出脫子陵云俟霸朱浮僅免歸韓歆戴涉終見疑云胡君房留不住無乃平日窺其微夫有

是臣則有是君自建武中三十年論之中興事業止此而已尚不如子陵頤真抱一不為之髙百姓怨氣滿腹羊裘懶散江湖無能優劣固也然子陵實有伊傅周吕之器不能輔成光武天下得有禹湯文武之澤耶事屬後日如果言不聽諫之不從如不我得於先亦不我力於後故人有其名無其實從而去之未晚也謹信如光武中興如光武柰之何預逆其不可先自絶之伊尹之於湯傅說之於髙宗傾蓋如故子陵之於光武貴賤易

交白頭而新言一人之交二人同心如蘭斷金未可言也輔世而長天下之民可言之乎老子謂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天下其德乃普身心天下德之在我爲之區區然桐江煙水富春風月有一節之偏缺全體之正可以言德之真也哉范文正謂子陵之風山高水長山則高矣無草木水則長矣不能水氣上興雲雨無取焉狂奴故態子陵之論定於是矣而天下之人獨於子陵稱賢是則好高好奇之過絶無之中僅有其一醒人耳目

也

朱陸

朱陸之論定久矣何自而辨之辨之以吾之心而已維天之命其在人則爲性而具於心古今共之聖愚同之得此而先堯舜禹有危微精一允執厥中之傳得此而後孟子有求放心先立乎其大之論未有舍去本心別求之外而曰聖人之道者軻之死不得其傳而人心之天則在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恃有

赤子之心故雖出之千百載之前其事千百載之下可以一言而定陸子門人問陸子學以何進曰得之孟子則精一執中之旨陸子得之矣乃朱子其學則異於是大學致知在格物借之為誠意正心之用也猶之惟精乃惟一之功明善乃誠身之功功在格致道在誠正朱子篤信大學平生欲讀盡天下之書識盡天下之事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事畢矣天下之書可得而盡讀之乎事可得而盡識之乎韓退之原道言誠正不

及格致朱子指為無頭學問是以格物致知為大學頭一事矣入門一差是以終身只做得大學先之之功不盡得大學後之之益無得於心所知反限王陽明謂晦翁氣魄極大合下便要繼往開來少年已着了許多書然則此非其誤認之故毫釐之差而為千里之謬者乎夫顔子曾有一著述乎聖人以其躬行心得之餘出之於威儀文辭之末富於中見於外不可强而亦不得而飾也心齋坐忘不遷不貳顔子之著述大矣舍去本心

日從事於古本冊子章章句句之好勝之私心好名之
為累據此發念之初已不可以入堯舜之道矣聖人不
廢學以為涵養是以中庸有尊德性而道問學之說賢
人而下不廢學以求復初是以孟子有學問之道求其
放心之說子思孟子傳自堯舜陸子識之然陸子不免
應舉子業即其語録文集年譜可見餘力學文尚不如
是也自傳心之法視之猶俗學也朱子反謂其專務踐
履盡廢講學輪對五劄言涵心性乃自其所心知者出

之如孔子答哀公修道誠身孟子告齊梁仁義孝弟亦
推本之論也朱子答之書而戲之云這些子恐是葱嶺
帶得來天下之人只一性命而事物在焉朱子只要人
讀書講説研究於外子不知朱子之所謂矣儒學禪宗
其判不啻千里而要其初只是毫忽儒道寂守其心中
涵事物有天下國家之用禪宗廢棄百應徒為空虛寂
滅之養朱子指陸為禪然則將不講其心就外為天下
國家之用呻吟其佔畢而曰某章某句如此某章某句

如彼然後為能學歟顔子終日不違如愚夫子以道統寄之生丁朱子之時言論相及不知其如之何而為禪之詆矣陸子不免少溺於俗然心知其然平日拳拳以求放心先立其大為教聞彼也自聞而已見彼也自見而已猶有得之朱子則楚辭陰符參同契韓文皆其年年月月訓詁之冊不知此一訓詁何日而已也末年之悔謂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若有得矣而先入之深讀書為主而待其餘未見其真能脫去舊習收功一

原也危疾一日前猶解誠意章在溺於誦說没身不復
聖人六經躬行心得之餘爲之養盛之充因著其用朱
子則先意於此讀書爲先求心反爲後繭絲牛毛識者
以集大成歸之謂擇諸家之訓什而纂其長則亦可矣
謂道在是則周元公或可而朱不然矣説者又謂朱子
羽翼六經嘉惠後學其功不淺夫朱子自少至老無一
日不在經書子史間平生精力盡於訓詁而其所訓又
多聖人之經賢人之傳也夫豈得無功於後聖真以此

破碎道一由此支離又不能不為後人之誤功過并之
而使人繁於枝葉昧厥本原其過為大三代而後學之
陷溺如朱者比比然也朱子欲以其學為天下宗天下
亦以此信宗於朱子故予不及其他獨指朱子為過陸
子謂此老平生志向不汩於利禄當令誠難其匹夫朱
子豈不知心之為大而求之心哉誤認格致為入門指
著述為功業途轍既乖所得隨之韓退之因文以見道
而非明道以為文日月至焉而已矣無乃朱子過歟欲

往京師心識國都之所在行遠自邇計日可到憯於定向執途之人而訊之歧路之中又有歧焉訊之所不及失之矣大抵天下得意忘言區區於文義講說之間真趣薄矣深造自得者當見之顔子黙契道體孔子予欲無言天淵禪學而其致虛之篤一而已矣然則朱子無乃得言而自薄於其意歟自得之則有居之安資之深之益日從事於故紙堆中外強中乾吕東莱謂銖銖而析之寸寸而較之無復有詩矣朱子之謂歟朱子平生

誤在認格物為入門而不知大學之道誠正乃其實地
以故一意解書其解書其論人心術見焉謂司馬温公
只恁行將去無致知一段朱子曰日經史其不滿於實
心實事無私無黨有餘力而後學文之君實無足怪矣
大凡人言語文字皆心為之陽明致良知其釋經不取
朱子之說者多說在心性上朱子釋經全說在多學而
識上陽明鶻突其說誠有之然猶不失為本原之養也
猶第一義也朱子則落而下之離而去之矣道問學之

功蓋為尊德性而設正與孟子學問求放心同義朱子晰之曰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崇禮中庸行也以屬之知姑勿論所云致知非程子進學則在致知根心著己之知亦姑勿論乃其意則全重致知矣細玩尊德性而道問學曾有此口氣乎存疑錄謂朱子平生所得在是所失亦在是見非於陸子靜亦在是得之矣其訓中庸分章分句分為相屬明費隱天道人道小德大德分中分和道不可離此言素位此言

不顧太極通書此言陽之動此言陰之静支離為甚默而識之識言知之於心平聲字朱子作去聲解音志謂記之於心不以聖賢說聖賢以已之所誤說之能說之耶得人之得適人之適難言之矣自得其得自適其適天機之觀不言之喻將能之也哉然又非止言語文字之間鵝湖白鹿往返議論之差而已荆公祠記千百年大公案也學問偏枯識見昏昧之故其詆之不遺餘力與初之指為禪會無異今世之儒士自謂得正心誠意

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
大仇而方且揚眉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
乎正諸儒人膏肓之病也使在周邵聞之喜過而樂與
之矣孝弟忠信常不足以應天下之變而才術辨智常
不足以定天下之經亦此意也朱子遺婺人書乃謂諸
君子聚頭磕額理會何事乃致有此等怪論少見朱唐
交惡録齊則失矣楚亦未為得也光風霽月灑落襟懷
有如周元公邵康節其人者寧有此言說舉措耶情見

乎辭行如其心涵養未融克伐爲祟晦庵不能無大不滿於後學之意矣後人爲朱陸之議聶雙江以黨同伐異挾勝崇私言之然當其時門弟子則已然矣豈非朱子身自作則一時門下習氣而又因以貽之後乎自宋至今五百餘年是朱非陸所在羣如也正雙江黨伐挾祟之謂陽明之所稱今之尊信晦翁無異於戰國之尊信楊墨也抑何從而辨之乎孟子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請以是爲朱陸之辨

其嗟也可去

天下孰為重德義為重德義孰有之君子之身有之合仁與人謂之道有此身然後有此德義是人身為重非人身之為重德義身有之之為重非德之德非義之義自視此身之為輕是不知有此身而後有此德義身之為重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身有輕焉者矣孟子曰取食之重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身有重焉者矣去身言

德義德義當酌之去德義言身身當酌之天下一德義而已曰酌之酌之云者言當用中而行不可見一偏執為德義不顧其有甚焉者身之為重也饑者不食嗟來之食黔敖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曰微與微言小節細故得之矣至謂嗟可去謝可食則又不然夫人一身宇宙内事共分儒行言愛其死以有待養其身以有為饑者之身何身獨非天地之性人為貴宇宙分内事之身耶身有

重焉者矣嗟來從謝區區間於我何與孟子云與禮之輕禮非有輕覲會通以行之之謂禮非德非義而俗執之禮之為輕曾可得而與我天地之身一較量哉誠不啻食之為重也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此等處天淵懸遠誠不可以其小加之大者之上也饑者之死姑就其近易曉者言之饑者獨無父母妻孥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者哉一不食死則死矣亡矣不復見矣嗟不嗟謝不謝何所干係自安溝壑何心哉何心哉

饑者父則不念子不慈之父饑者子則不念父不孝之子饑者為夫則不念其妻不義之夫此亦宇宙分中之事謂之近淺姑就常人孺子皆有不忍之心言之常人孺子皆有不忍之心饑者獨無大戕天地近戕一身饑者之操無可言矣易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聖人無取焉此惟陳仲子井李三咽柴子羔不竇入於室尚全其生可以當之孔子謂子羔為愚饑者以愚而死不得其貞窮而凶之道也一父母天地之身生生不息草木同

仁忍乖之耶其故起於講之不明知有一事之義而不知有一身一心天地與立之全語於其大是以徒執於其小苟有見焉會有向為身死不受之一端又會有奚翅食重之大體變而通之與時宜之輕其輕重其重嗟來食頭風過耳從而謝浮雲觸目其謝我不感之以為恩其嗟我不藏之以為怨時適凶荒不食則死出此入彼我知身有大焉豈計其他禋祀有日偶失於防牛羊抵觸可以改卜牛羊無知可以廢祭乎哉仲尼之徒無

道桓文之事者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如其仁如其仁夫子與之豈若匹夫匹婦之諒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之為大也夫子取其功畧其陋是一道也造化生予身之身父母妻孥所仰望而終身也七尺之軀可忽乎哉責人與責己不同管仲無足取者為酌量大小之說借明之疾固也予無取於餓者之操無改於謝則亦不食而死矣曾子謝也可食之言無取焉雖然人有不為篤信之美然後可以望他日有為恢宏之大餓者則

誤矣志趣胸曲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人

物也得聖人依歸之此其最高者歟後之乞墦嘗糞奔

趨勢利日無休息生不如死毋以饑者爲口實

備忘集卷二